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

疏成王至梓材 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 傳以三至主之 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殷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

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摠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為方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

鄁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爲三與鄘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三年始封康以封於其間更遣人守自不知名號耳傳命康叔至封字 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爲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爲王者亦然惟鄭玄以康爲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爲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爲國而號謚不見耳

惟三月哉生魄

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

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

疏惟三至誥治 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爲衛侯大誥以治道

傳周公至魄生 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爲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

度量而天下大服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
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於洛
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
所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
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　傳初造至會集　正義
日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
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
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
此新邑此史摠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
以基為謀大不辭矣　傳此五至於周　正義曰
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
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
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
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
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
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

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勞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上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傳周公至治道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為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為不辭宋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法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首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敘皆文王教乃

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故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

疏王若至東土○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為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慢鰥夫寡婦況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天乃大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惡于殷天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故以文王之教故[illegible]寡有之兄武王勗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illegible]小子封故得在此東

土爲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愼罰既用兵命武王
無所咎加以爲勉行所以此人法之傳周公二

教訓正義曰以曰者爲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
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

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
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之彼謂上

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
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

方者皆可爲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
毋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國非率及連屬也虞夏及

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
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爲

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爲親親而
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爲之而鄭以爲摠告諸

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
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

不可信也傳惟汝至教於正義曰以近而所法於過予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

言故云明德慎罰也傳惠恤至示民正義曰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當

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武王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

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所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訓

[illegible]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用康保民

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哲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

弘于天若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illegible]

[illegible]

見廢常在王命　傳今治至政教　正義曰繼其
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令令
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
以為政教也　傳汝當至訓民　正義曰上云敷
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耇成
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　傳又當至
安民　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
只言通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
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
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
同故言用其安者　傳大于至王命　正義曰以
天道人民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
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
二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
為順德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恫痛瘝病治民務除

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

王曰嗚呼小至新民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正義曰所其要在於

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爲善而除惡政
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
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
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僻難其往
治之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
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
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
大是爲民所怨事不可爲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
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惡小大都消[illegible]汝消
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illegible]王道
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
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illegible]傳
痛至我言正義曰恫聲類從痛故恫痛也康
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
始已病也[illegible]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
刑罰及已爲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傳

天德至難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爲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怨正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爲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夫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正義曰亦所以惟則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illegible]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數而勅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爲不常用狃汝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 王曰嗚呼封至不可殺

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文其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

犯意爲有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身自爲不常以故行用犯汝如此當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

終行□□乃不可殺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所以故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誤

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即□□□□斷獄之時所以須□□之也 王曰嗚呼

封有敘時乃大明服 □數□故□□□敘是乃民服 惟民其勑

懋和 民既□□乃其自勑正勉爲和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 □□化惡

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刑惟民其盡棄惡修善矣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愛養

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

非汝封刑人殺人[illegible]

無或刑人殺人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夷刑殺非辜者非汝封又曰劓刵人

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無或劓刵人所以舉輕以為人[illegible]行

之[illegible]義曰嗚呼封有至刑人正義曰以刑本[illegible]之助不得已即用之非情好殺害故又本[illegible]

政不可以濫刑而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illegible]而汝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illegible]

服從其教而自勅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若有疾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善

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為善其安治為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民豈非汝封得

刑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濫刑人無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故而有以得故而有

所監劓刖人之無罪者也傳化惡至修善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傳愛養至安治正義曰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爲善令爲上養則化所行故書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傳劓截至得行正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剕宮也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刖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刑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刖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皆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刖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司師茲殷罰有倫

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丕蔽要囚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旣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于

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王曰外事至要囚○正義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

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法以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

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一

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並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言外至用之○正

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奉王事訟當用刑書爲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衆故受而聽衰之

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illegible]而殷有故事可兼

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illegible]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傳要囚至丕[illegible]○正義曰言要囚明取

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

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己之款心

疏王曰汝至乃知正義曰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

其大斷若爲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
事其刑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所
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
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汝不但依
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敍猶當自謂曰未
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己乎
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心最
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傳陳是至
故事 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
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或據臨
時行事也 傳已乎至款心 正義曰此言我我
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爲我以康叔爲已若汝不善
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
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備[illegible]故我王命汝以
款曲之心述康叔爲言故云
已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

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暋不畏死罔弗憝暋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

疏凡民至弗憝正義曰言人所愼刑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爲之而不畏死此爲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愼刑罰耳

傳凡民至貨利正義曰自由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爲之於外內姦有劫竊其劫竊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爲之而取貨利故也

傳暋強至絕之正義曰暋強也於盤庚已訓而此重訓之以由此得罪當須絕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

文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

疏王曰封元至無赦　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子不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

傳大惡至不友　正義曰言將

有作姦宄大惡衞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
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
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
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
於下其兄弟 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導
為人至不孝 正義曰孝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
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
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
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
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
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
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
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
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
則有不和詈爭鬬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

乃遂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 傳於爲至不慈 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爲捴爲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爲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 傳於爲至不恭 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爲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于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爲天明白之道 傳爲人至不友 正義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

非理所當然而周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疏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

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illegible]不率至以懌[illegible]正義曰言

哉五常之害當除其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諸有符節者並爲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即病其爲君之道是汝長爲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爲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爲人君惟爲人長之正道既爲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爲威暴惟爲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故日我顧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戛常至犯乎　正義曰戛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故

夏爲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數教諸子故爲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爲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爲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　傳惟其至之科　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爲有符節耳　傳汝今至惡汝　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爲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　傳汝乃至正道

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則殺上不循王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爲長散則人君爲長君而君之是汎亦與長爲一孝經對例以長爲大夫耳傳爲人至之故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爲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爲非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爲異故輕之而以爲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祇祇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正義曰寬則得衆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言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悅懌汝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

王曰封爽至厥邦正義曰既言德刑事終而揔言之我所以令汝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斷以言告我爲人君當明惟爲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

傳明惟至安之正義曰以慎德刑爲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爲善富而不擾爲安也鄭以迪爲下讀各爲一通也

傳治民至其國正義曰以己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則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我治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明惟天其汝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

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
王曰封予至于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共
正義
民安當為政以慎德刑為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
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周數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
誅我我其不怨於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
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為君不慎德刑其明聞於天是為罪大不可赦
傳我惟至慎刑
正義曰以敷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為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述之言說而罰言
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刑也
傳假令至之言
正義曰天下不安為總說所以不安猶未定
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已大和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
傳明惟至怨我
正義

曰顯民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 傳民之至罪大 正義曰此總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為罪大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當修已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蔽時忱丕則敏德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為敏則有功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illegible]為長久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

王曰嗚呼封至暇殄 正義曰以罰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已以敬哉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

信之道大當法爲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絶亡汝 傳斷行至有功 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爲見事之速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傳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 傳用是至長以 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 以民安則不絶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汝念哉無我殄 無絶棄我言而不念 享明乃服命 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 高乃聽用康乂民 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

王曰嗚呼肆至乂民 正義曰

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傳享有至可則　正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

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

王若至世享　正義曰以須高德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享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　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酒誥 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傳康叔至酒誥正義曰以梓杼云若玆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爲連屬之監則爲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爲牧而所戒爲居殷沬化紂餘民不主於一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爲君言之也明監卽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將言始國於西土西土岐周之政

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玆酒

文王其所告慎眾國眾士於少正官御治
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
知作酒者惟為祭祀天

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

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
行者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越小大邦用喪

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
亦無不以酒為罪也王若

辜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
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

酒者以做父於廟次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
為政也其誥慎所職眾國眾士於少正官御治事

吏朝夕勅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
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

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公至北是正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與沫一也故沫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為妄也傳父昭至之故正義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逮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

生皇僕爲昭皇僕生羌弗爲穆羌弗生毀揄爲昭
毀揄生公飛爲穆公飛生高圉爲昭高圉生亞圉
爲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爲穆亶
父生季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
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
爲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
爲穆與文王同穆也文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
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
邘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昭也將言始國在
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於本先[illegible][illegible]謂初始
爲政然則居豐前故云[illegible]土欲[illegible]言道文王誥毖
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有西土　傳文
工至常飲　正義曰告勑使之謹[illegible]故曰告慎其
衆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illegible]呼爲士則卿
夫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早晚更別目之朝
夕勑之丁寧愼之至也　傳惟天至祭祀　正義

曰丗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爲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
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者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
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爲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爲始誤也　傳天下至亂行　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
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爲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爲亂行定本云亦爲亂行俗本誤也　傳於小[illegible]　正義曰小大之國謂
諸侯之國有小大也傳王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爲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總謂貴賤之人
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文王誥教小子
有正有事無彝酒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

無常飲酒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

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

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

文王至惟一　並義日前文王戒酒以爲而供當重飲之

則有滅云之害此要戒之令以德自[illegible]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illegible]之下有職

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

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

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
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爲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
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
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爲然其
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
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
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illegible]孫[illegible]成長
爲德可知也　傳小子至[illegible]　正義曰知小子
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
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
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群吏者以文與
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群吏　傳於所
至至醉　正義曰以述士女內外雙舉此爲小子
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
康叔爲國之事故總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
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

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偶之驗文王為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

傳文王至心善　正義曰以惟曰為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絜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庶伯

君子其爾典聽朕教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耈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汝康叔以君義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汝能以進老成人爲醉飽考中德爲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志在王家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

家 妹土至王家 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
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
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為純一之
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
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
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先
絜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
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
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之
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為君矣
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戒
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為考行中正之
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為君能考中德則汝庶
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

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
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
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
今往至父兄 正義曰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
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其君教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
臣行施由汝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
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 傳農功至父母 正義
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
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
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
傳其父至酒養 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
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
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 傳衆
伯至違犯 正義曰衆伯君子謂衆士有正者 經
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
乃及庶士衆伯君子 傳汝大至君義 正義曰

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
人之道是惟可爲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所民
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
故爲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爲臣義
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爲
互矣　傳我大至成矣　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爲
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
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爲君故云則君道
成矣　傳能考至之道　正義曰以聖人爲能饗
帝孝子爲能饗親考德爲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
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
可以無爲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
也鄭以爲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亦
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
大德不見志在於王
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

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

疏王曰封我西至之命正義曰於此乃揔言不可不用文王慎酒之教王命之日封我文王本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　傳我文至常飲　正義曰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揔述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

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内服治事百官

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

王曰封我聞至祇辟

正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為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為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

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之衆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及於正人之道者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為法也 傳聞之至小民 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象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民明德著小民 傳能常至為非 正義曰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為自湯後皆爾 傳惟殷至逸豫 正義曰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也為君長相故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為也 傳崇聚至明無 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

聚故崇爲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　傳於在至之德　正義曰以公卿與國爲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揔六服又因衛爲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建屬卒皆是見偏在外爲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　傳於在至自逸　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爲揔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揔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等雖不爲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　傳於百至里者　正義曰爲言

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爲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爲總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　傳自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

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厥心疾很不克畏死紂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為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我聞至速辜　正義曰此言帝乙以上愼酒以存

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惟行其淫虐爲民下所怨紂衆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爲人自召此罪故也 傳言紂至變易 正義曰紂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爲善所敬之所樂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 傳紂大至其心 正義曰誕訓爲大言紂大

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　傳紂衆至逸故
正義曰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
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傳言凡至召罪　正義曰
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

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於是

疏　王曰封予至于時　正義曰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以之也所

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巳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爲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若保宏父定辟

矧汝剛制于酒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疏】予惟至于酒 正義曰殷之存亡既可以為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服行美事道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己身事猶當固慎況惟所敬順晴治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 傳勸固至用之 正義曰勸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相況毖訓為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 傳侯甸至賓友乎 正義曰大

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〻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

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

寳友者敬也傳於善至民乎正義曰於善臣即上經所獻臣也百僚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

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政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鄭玄以

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傳圻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

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開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

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傳宏大至酒乎正義曰宏大釋

誥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二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

言大父者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揔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剛斷於酒乎爲甚之義也其定辟揔上自劼毖殷獻臣巳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况而接之其實揔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爲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爲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爲迫迴者事務爲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爲治民而君所順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 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 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

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

【疏】厥或至于殺○正義曰以為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

傳盡執至殺○正義曰言周故為京師但㱃

有猶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　傳又惟至殺之　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　傳以其至享國　正義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人有此明訓揔上之辭故得享國　傳汝君至之罪　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絜汝之政事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潔靜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

疏王曰封汝至于酒　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汝當常聽念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

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梓材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

疏傳告康至治材正義曰此取下言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爲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杍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爲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猶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摠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寛宥亦所以敬勞之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寛恕故往治民亦宜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

人者當寬宥之

王曰至人宥　正義曰王曰封汝爲政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爲國爲國君之道汝爲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爲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爲善矣爲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民故云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爲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爲敬勞之也

傳言當至於國　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賢與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故

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為士又須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摠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 傳汝所當至之道 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臣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為二王之後

即亂名實也 傳汝惟至師法 正義曰即上民
事三救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揔上惟邪君言汝
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 傳言國
至善矣 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恒之文也故云國之
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
[illegible]曰子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
為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
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 傳亦其至
來之 正義曰亦其為君之道者為邦君之道非
直順之常亦須勸勞故往必勸勞即論語云先之勞
之是也 傳以民至勞之 正義曰上文無罪勸
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勸勞也其實姦宄
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
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
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行察寬宥以為勸勞之之
傳聽訟至宥之 正義曰以君者在於無過之道

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亦上厥君始終相承於茲上言肆往以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有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王啓監厥亂爲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能長養民長安民所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疏王啓至攸辟

正義曰周公云所以勸勞

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爲於民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而爲重害也何但不可爲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究枉於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事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爲監無所復罪汝當務之 傳當教至究枉 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爲例則非開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究枉故此 傳王者至不勤 正義曰以君臣共國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爲非即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

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塈茨蓋之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

【疏】惟曰至丹雘　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爲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爲政之喻惟爲監之事曰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菑而耕發其田又須惟其陳列修治爲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若人爲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塈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

梓治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雘而後成以喻人君爲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爲政至後治　正義曰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踈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功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爲政亦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一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墍墍亦塗也墍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之丹以朱雘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今王惟曰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

爲近汲治國當法之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爲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

室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疏今王

至保民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揔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為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為兄弟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世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為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

悦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
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不法乎當
法先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
明德是爲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爲監則我
周家惟曰欲欲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
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傳言文王至法之
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
之故言近也 傳衆國至明德 正義曰享施於
王而兄弟爲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
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欲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爲
亦先王耳 傳大天至遂大 正義曰肆遂也申
遂故爲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
先王故爲遂大也 傳今王至之義 正義曰言
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
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
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悦先

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遂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三